

卷五十八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楸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卷五十八集小說章回小說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破一小時之閒。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卷內容分類索書號編號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第五十八回

十一

第五十八回

茜紗窗真情
癡癡理撥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五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癡癡理

結過上回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題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

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

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賈母婆媳

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在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

陵地名孝慈縣微旨讀者須會自得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

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甯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

大家計議家中無主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甯兩處事件因託

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姐妹了鬟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

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嬪母雖去然有時亦來往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

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甚

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付託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

以下接買母等入朝
隨祭一節帶敘薛姨
媽入園分派十二女
戲子等事作一段過
賦文字
賈母斷無出門之理
今有太妃之薨以命
歸兼國戚者必須隨
祭送葬也作者真能
無義不搜

姨媽如何入園住借
買母等出門託其照
管一層

寫薛姨媽入園住處
先將各處原故盤算
一回使其不能不住
黛玉處

主人不在家中自有此等情節

是大家下人通病的確有此三層

性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黛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戴不盡。已後便亦如寶釵之稱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的。鬢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卯。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甯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腳踏下處的。也都各各忙亂。因此兩處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與暫權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幾個管家。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著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

御有此數層
隨至本回後文小且
分派園中八人外惟
正且玉官想皆官
一母領回去也但官
此情或有別法以處

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因無能賣了。做這事。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裏都是有這例的。嗒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幾個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我們家裏小厮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他父母來親自領回。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的親人來。只怕有混帳人冒名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孤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他當面細問。倒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姊妹為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願去者。止有三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願去者三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日芳官指與寶玉。將小日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

梨香院中樞機弄鬼
恩有年所乃丟開本
技學學女工誰謂小
妮子無有知事者

以上結買母等隨祭
一段過脈文字
以下另寫藕官焚紙
為芳官作傳

艾將梨香院眾人表
白一番為後來許多
事張本

黛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豈官送了寶琴將老外艾官與了探春
尤氏便討了老日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眾人皆
知他們不能鍼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將來無應
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鍼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
五更便去了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早
飯略下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
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乃比邱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
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王妃每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
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
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了鬢婆子皆有閒空多在園內遊玩更將梨香院內服
侍的眾婆子一槩撤回便散在園內聽便更覺園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
千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九槩不安分守己者多
因此眾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如今散了學大家趁了願也有丟
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眾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厮侵可

景

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
檻寺祭柩燒紙甯府賈蓉也同族中人各處祭事前往因寶玉病未大愈故不曾
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
裏寶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枝杖掖著鞋走出院來因近日將園中分與眾婆子料
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剝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豈的池中
閒又有駕娘們行著船夾泥的種藕的湘雲香菱寶琴與些了囊等都坐在山石
上瞧他們取樂寶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
是接林妹妹的眾人都笑起來寶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
形容著取笑兒湘雲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著寶玉
便也坐下看著眾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這裏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坐去罷寶
玉也正要去看黛玉起身拄杖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
綫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
的許多小杏寶玉因想道纔病了幾天竟把杏花孤負了不覺到綠葉成陰子滿
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那岫烟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男女大事不可

透窗而入

寫景如畫令我神移

自是詞人吐屬誰云
公予不解風雅者

園中人太抵如斯豈
正一咄烟耶

碧女秋士同聲一哭

情深之人必無淺想
讀此數語我亦感傷
之矣何得以默目
之耶
古之傷心人別有懷
地
奇文妙景兼赴一時
焉又何為者

事最

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幾日
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咄烟也不免烏髮如銀紅顏似稿了因此不免傷心只
管對杏嘆息正想嘆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獸性心
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了葉故也亂啼這
聲韻想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
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裏來與杏花一會不能正胡思閒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
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吃了一驚又聽外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麼弄
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奶們去子細你的肉寶玉聽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
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裏手內還擎著火煤守著些紙錢灰作悲寶
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裏燒你或是為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
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寶玉只不做一聲寶玉數
問不答忽見一個婆子惡狠狠的走來拉藕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奶們奶
奶們氣得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
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得你們在外頭亂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著寶

寶玉如此放肆合
叫林家的來攔他出
去

有所恃便硬天下人
大抵如此不獨一藕
官也

杏花神要錢明係撒
謊借婆子等莫之知
願使花神亦蒙錢辦

寶哥哥也會造謠此
等謠真造得好

轉捩得疾吾心中亦
替他一快

藕官痛哭痛徹心腑
知其必非父母兄弟
寶玉有礙破世情者

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你是什麼阿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
走罷寶玉忙道竝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妹叫他燒那爛字紙的你沒看真反錯告
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寶玉也正添了畏懼忽聽他反替遮掩心中轉憂成
喜也便硬著口說道你看真是紙錢兒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那婆子
便彎腰向紙灰中揀出未曾化盡的遺紙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証又有憑只
和你廳上講去說著拉了袖子拽著要走寶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開那婆子
的手說道你只管拏了回去實告訴你昨夜作了一夢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
挂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另叫生人替燒我的病就好得快了所以我請了白錢
巴巴的煩他來替我燒了我今日纔能起來偏你又看見了這會子又不好了都
是你沖了還要告他去藕官你只管見他們去就依著這話說藕官聽了越得主
意反拉著要走那婆子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說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
我這人豈不完了寶玉道你也不許再回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原叫我
帶他只好說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寶玉點頭應允婆子自去這裏寶玉細問藕官
為誰燒紙必非父母兄弟定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心中感激知

可知三人是向來說得來的

越發瘦之下忽接大好了意為不貫病自情至矣真有離乎為情者

第一個先逃不得發姑娘
芳官乾娘何媽也何媽之親女兒春燕也悶下回便知

寫芳官一種性情又不是好聽的

此等言詞寶哥所不忍聞者婆子真是老厭物

晴姑媽日吻亦太錄利究非長命種子

情其被擄也 是不心之 則偏袒矣

作踐人人 嫌許幽揚

安頓得穩

當著二篇政肆無忌 憚如此

晴雯亦因風轉舵

辭月之言整頓規矩 亦通暢亦切實亦厚 利其口才真能冠怡 及也 晴雯之剛辨均不

他是自己一流人物。况再難隱瞞。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裏的芳官。合寶。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二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撞見。這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一人言講。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問芳官。就知道了。說畢。快快而去。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只得躡到瀟湘館。瞧黛玉。越發瘦得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大好了些。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一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寶玉。只得回來。因記掛著要問芳官。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一處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耐著。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他親女兒洗過。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拏著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給我。殘東剩西麼。他乾娘羞惱。變成怒。便罵他不識擡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你什麼好的。入了這一行。都學壞了。這一點子小崽子。也挑么挑六。鹹嘴淡舌。咬羣的。驢子似的。娘兒兩個。噪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胡鬧。瞧著老太太不在家。一個個連句安靜話。也都不說了。晴雯因說。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過是會兩

齣戲。倒像殺了賊王。擒過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響。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寶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失親少眷的。在這裏。沒人照看。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何怪得。又向襲人說。他倒底一月多少錢。以後不如你收了。過來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裏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著。便起身至那屋裏。取了一瓶花露油。雞蛋香皂。頭繩之類。叫了一個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噪鬧了。他乾娘越發羞愧了。說芳官沒良心。只說我尅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芳官便哭起來。寶玉便走出來。襲人忙勸做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這麼大年紀。太不懂事。你不給他好好的洗。我們纔給他東西。你自己不臊。還有臉打他。他要是還在學裏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揎我。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聽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鬧。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裏。誰在主子屋裏。教道過女兒的。就是你的親女兒。既經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罵。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們。也可以打得罵

引塵兒作證卻好

真說得老婆子發癡
無詞

誰知攪之一字他日
難免到自已身上

為芳官出力一寫如
見其人○觀其服色
飾飾何忍使其如此

晴姑娘動手替他收
拾總為芳官出力一
寫

開中點綴妙有文致

吃飯春表為下弄
子句作注腳作者借
此取事以作文之波

晴月帶來說者故不
怪芳官深知寶玉之
憐惜芳官也

晴月見眾屬必然饒
不自然
持齋奉佛何

細細貼之文
有打了碗而可吹者
有吹了碗而不可吹者
可吹者人苦不自知
湯代一吹即覺意罪
者益以前車為鑒

天下卻有此等不自
知分量之人
當時劉老老醉臥片
時真千載罕逢之奇
獨矣一笑

得誰許你老子娘又半中間管起閒事來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著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日墜兒的媽來喚你如今也來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再老太太又不得閒。所以我也沒有去回。等兩日。咱們去痛回一回。大家把這威風殺一殺兒才好呢。況寶玉才好了些。連我們也不敢說話。你反打得人狼號鬼哭的。上頭出了幾日門。你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珠子裏就沒了人了。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也不要你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寶玉恨得拏拄杖打著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心石腸。是的。真是大奇事。不能照看。反倒折挫他們。地久天長。如何是好。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攛了出去。不要這些中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著海棠紅的小棉襖。底下綠綉灑花夾袴。廠著袴腿。一頭烏油似的頭髮。披在腦後。哭得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鶯鶯小姐反弄成才。拷打完了。紅娘了。這會子又不粧扮了。還是這麼著。晴雯因走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絞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粧髻。命他穿了衣服。過這邊來。接著司內廚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了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才胡噪了一陣。也沒留心聽得幾

下鐘了。晴雯道：這撈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拾。說著。拏過表來。瞧了一瞧。說道：再略等半鍾。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了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來。芳官也該打兩下兒。昨日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點現成。一時小了頭兒。捧了盒子進來。站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這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這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卻有一碗火腿鮮筍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呷了一口。說道：好湯。眾人都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葷腥兒饞得這樣起來。一面說。一面端起來。輕輕用口吹著。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官。說道：你也學些服侍。別一味傻頑。傻睡。口兒輕著些。別吹上唾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端飯在門外。伺候向裏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子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讓他打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裏面兒來。了一面又罵小了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該說給他。小了頭們都說我們攛他。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到你到的一半兒。那一半兒是你到不去的呢。何況又

伸手動嘴須照鏡子
響響戒飾提離多少
昏曉

恨者恨自己氣者氣
別人如能自己曉得
自己便可以恨別人

較玉劍管蓮葉又
換一番光景
細膩熨貼之文

前者小紅惹香諸人
大遭若輩之忌而芳
官竟與之有緣何也

發官已死前無明文
至此點出

此節是使想
也雖然不得謂其優
也。可以觀天下之寡
情於朋友則者。故可
夫。於天下之寡情於

緣愛結
大觀園

方能爲此

情天教

玉於清明
藕官燒紙
文字待爲
正傳藕官
之波瀾觀

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真真太不自量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階下幾個等空盒家貨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倘用鏡子照便不進去矣嫂也沒有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得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寶玉笑道你嘗嘗好了是教導他沒有芳官當是頑話只是笑著看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嘗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嘗說著便呷一口芳官見如此他便嘗了一口說好了遞與寶玉呷了半碗吃了幾片筍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眾人便收出去小了頭捧沐盆漱盥畢襲人等去吃飯寶玉使個眼色與芳官芳官本來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糲肚子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在屋裏做伴兒把粥留下你餓了再吃說著去了寶玉將方纔見藕官如何誑言護庇如何藕官叫我問你細細的告訴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聽了眼園兒一紅又嘆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藕官兒也是胡鬧寶玉忙問如何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藥官兒寶玉道他們兩個也算朋友也是應當的芳官道那裏又是什麼朋友呢那都是傻想頭他是小生藥官是小旦往常時他們扮作兩口兒每日唱戲的時候都糲著那麼親熱一來一去兩個人就糲糊塗了倒像真的一樣兒後來兩個竟是你疼我我愛你藥

官兒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來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也是那樣就問他爲什麼得了新的就把舊的忘了他說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你說他是傻不是呢寶玉聽了這話獨合了他的獸性不覺又喜又悲又稱奇道絕非要造次拉著芳官囑付道既如此說我有一句話囑付你須得你告訴他已後斷不可燒紙逢時按節只備一爐香一心虔誠就能感應了我那案上也只設著一個爐我有心事不論日期時常焚香隨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盞或有鮮花鮮菓甚至葷腥素菜都可在敬心不在虛名已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聽了便答應著一時吃過粥便有人回老太太回來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老太太薨及後文周妃薨皆爲元妃薨逝引子

藕官芳官蕊官三人是一氣偏分給寶玉釵黛亦是隱隱相照

湘雲打出船去趣語可謂善謔又照應上回

寶玉拄杖行去纔是病後初愈光景且即借以隔開婆子手並打警門檻之

用更爲細密。

鳥啼花落最易動人傷感。作者雖寫寶玉癡狀。而文情曲折。令人無限低徊。且引出藕官焚紙火光。滿面淚痕。使多情寶玉不得不極力護庇。

藕官與藥官燒紙。是假鳳虛凰。寶玉替金釧焚香。晴雯製誄。是真情實意。前後文遙相映照。

芳官與乾娘拌嘴。襯起下文嗔鶯叱燕等事。

寶玉教芳官設爐焚香。補出寶玉平日所爲。

大某山民評曰

晴雯叫芳官吹湯。囑其輕著。勿吹上唾沫。豈知寶玉饒癆。每愛女兒唾沫。晴雯似殺風景。要亦就中更有深意耶。

此回仍是癸丑年春季春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五十八終

柳絮
渚邊
嗔鶯
叱燕

